

冲天英雄传

李耀华◎著
李煌◎注释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二卷◎义旗英雄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李耀华◎著 李煌◎注释

冲天英雄传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二卷◎义旗英雄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二卷 义旗英雄

第三十一回	王仙芝兵败黄石岭	尚巧云单刀敌千军	(393)
第三十二回	王仙芝号啕哭爱将	尚进德举兵旌清廉	(407)
第三十三回	童少贞误入虎口	沈道人巧说姻缘	(423)
第三十四回	翰林县令双嫁女	大将军师同拜堂	(438)
第三十五回	粉娘筹策谋略远	歪将乱用腥泥兵	(450)
第三十六回	朱温偷营开手笑	黄巢击破三镇惊	(463)
第三十七回	黄巢大战天平军	薛崇死守郢州城	(475)
第三十八回	关东饥民战沙场	山后子弟出太行	(488)
第三十九回	薛使相宝赏守城将	陈监军葬送生力军	(499)
第四十回	莎草坪薛崇中利箭	郢州城黄巢收巨宝	(512)
第四十一回	黄巨天大义拒美女	二上将隔日收十县	(528)
第四十二回	两路义军打宋州	一个和尚取军城	(543)
第四十三回	毕师铎阵前肃军法	韦振西赤臂战汝州	(556)
第四十四回	蔡温玉伏兵斩上将	李重霸回马擒王镣	(569)
第四十五回	葛从周攻掠汉水地	王仙芝萌生归唐心	(582)
第四十六回	王宰相碰头为弟弟	黄大将飞拳殴哥哥	(595)
第四十七回	王仙芝大战江陵府	尚义军兵入嵯峨山	(610)
第四十八回	嵯峨山美女相女婿	杨复光出京莅总监	(627)
第四十九回	都军师礼拜武侯祠	杨复光风雪卧龙岗	(639)
第五十回	嵯峨山锣鼓闹新春	唐州府群雄论前程	(654)
第五十一回	尚让佩服过天龙	赵璋不如楚彦威	(668)
第五十二回	黄巢春朝红花岭	王铎大会节度使	(682)
第五十三回	杨监帅勇闯义军营	楚彦威索要四镇节	(699)
第五十四回	杨复光情感尚义	尚君长不贪美色	(715)
第五十五回	大将军慷慨拒宝	副军师求官进京	(727)
第五十六回	商洛谷宋威劫路	长安城大星归天	(738)

第五十七回	杨复光缝脰泪新朋	都军师祭灵哭皇天	(757)
第五十八回	曾招讨乘夜困义军	王补天趁月突重围	(776)
第五十九回	义军上将战死松岭	官家都使乱箭穿身	(793)
第六十回	王仙芝梅州归恨天	宋节度鹿邑瞰便宜	(808)

第三十一回 王仙芝兵败黄石岭 尚巧云单刀敌千军

独眼将军虽狠，更稀战阵女流。双骄可是虎中酋，张口通吃肥瘦。一目了然凶暴，红裙沙场全收。快刀指处将军愁，好汉抽身急走。

——《西江月》

话说青州平卢军节度使、关东草贼招讨使宋威，闻报上将被斩、官军丧军亡将、失去千名甲骑，忍不住顿足捶胸，仰天大哭：“是老夫之过也！不料，几个草贼，竟如此厉害，就敢斩杀我千余武士！竟能杀我上将！我必报仇！”

宋威抹了一把老泪，看着都押衙孙哲，问道：“如此大败，朝廷闻知，岂不责难于我？”孙哲眼珠一转，拱手回禀道：“使相宽心，咱军虽是大败，凭我笔头上的手段，拟出一篇文章，管叫朝廷重重地褒赏咱！”

咦！好孙哲，真是奸人的走狗、文家的败类！有诗为证：

文痞钻营幕府门，便拿字意盖羞身。
昧心摇笔香说臭，信手拈来假作真。
大话专塞皇帝耳，谎言故对相臣喷。
荒唐满纸颠倒语，诈骗升官一锭金。

孙哲说罢，在案上磨砚提笔，铺开白麻纸，说道：“使相少坐，且看学生草拟奏章。”说罢，挥笔撰文曰：

青州平卢军节度使、关东草贼招讨使、同平章事、武应侯^①臣威奏言：

臣奉圣旨，舞蹈谢恩。当此圣主焦虑之日，正是荃臣^②报国之时。臣自接中书省制命，即携天兵进讨濮州。剿灭招怀，双行并举。四月，与贼大战于关东一带。托圣主威灵，承三军用命，一日三战，血溅袍甲。臣昨于曹濮之间，又斩贼首八千有余，放逐饥民回乡两万不足。天兵大旆指处，王师已收数县。张榜安民，鸡犬无惊。闾里复其桑麻，父老归其田陇。虽然，兵锋之间，亦有二三伤亡，臣已妥加抚恤。此时，臣方大餐将士于濮州城下，期以擒渠巨魁，以慰圣心！谨奏。

① 武应侯：唐廷给宋威的封爵名号。

② 荃臣：忠臣。

孙哲写罢，将奏稿捧给宋威。

宋威读罢，连连拍手叫好：“先生轻涂淡抹，胜过千层障雾！朝廷就是有八百只慧眼，也难分辨真假！好文章！好文章啊！”说着，举起大拇指，称赞不已，随即发出四百里快马，把奏报报送进京。可气：

上奏隐瞒大败兵，全凭歪笔倒栽葱。

肮脏文痞瞒天下，何处儒师滥授经？

王铎坐在中书省，收下青州的奏报。他从头至尾反复看了几遍，又询问了青州的奏事官几句话，然后打发他去馆驿里安歇。

王铎和于琮、郑畋、裴垣、崔彦昭共议：“平卢方镇，例有甲骑五千。上上个月，又调出禁军三千、甲骑五百，隶归平卢军节制。如此算来，平卢方镇该有八千五百兵马。奏报却说，斩俘草贼两万八九千人！以此看来，所报军情似乎不准。且宋威自用兵以来，藏败报功，国人皆知。我意，当行文书给平卢军，令监军使、节度副使联名同奏，以校真实。相公意下如何？”郑畋缄口无言，裴垣一直沉吟。崔彦昭拱手说道：“王相公灼见，必然不错，宋威确实爱故弄玄虚。不过，要是说以少胜多的事，自古常有。汉末的赵云一杆枪敌了曹兵百万，把曹操杀得丢盔擐甲；我朝的敬德一条鞭打降了三关人马，三四万人跪下不敢动；我朝的薛仁贵只发三箭，就平定了天山。以此而论，宋威以八千之众，斩杀俘获两万八千草贼，倒也在情理之中哩！”

郑畋听了崔彦昭说话，嘴里不语，肚中暗笑：“朝廷之上、阁僚之中，却用如此迂腐的书呆子为相，唐家天下，可想而知！”他忍不住拱手说道：“王相公明鉴。崔公所言，虽是古往，却似有理。不过，我朝数百年以来，朝廷苟且方镇，可不是一天了！如今天下的节度虽有三十六镇，然而乐于勤王、奔涌陷阵者，却是不多。帅臣之中，奏败为胜、胜少报多、瞒功虚爵，比比皆是，岂独今天耶？岂唯宋威一人弄虚作假？依王相公的主意，叫他们联名上奏军情，使朝廷明知宋威丧败了，难道咱中书省、尚书省再行文书，把宋威申饬一顿不成？要是如此，天下诸侯肯履兵锋、尽忠报国者，越发稀少了！要依我的意思，倒不如知虚就虚、将败作胜，咱中书省联同尚书省发一通制书，把平卢军奖赞一番，赏他点牛酒，激励他们赴敌，还是上策哩！”

于琮听了郑畋说话，摸了摸胡子，吃了小半口清茶，说道：“荥阳公所言，乃是体国的正道，也近人情。朝廷要是戳穿宋威虚报了军情，再叫谁去平贼？宋威必定愠气！如此，关东的局势越发不堪收拾了！”于琮说到这里，看了一眼王铎，又说道：“遇上这些事，糊涂些好！二十年前，我就跟着白敏中这些有名的明相。他们明，就明在这里。”

裴垣听了，翻眼望天，心里说：“对乎^①吧！咱都对乎下去，看将来坑住谁？”停了

① 对乎：对付，糊弄。

半晌，他勉强点了点头，却半字不语。

王铎听了于琮说话，沉思再三，方才点头说道：“郑相公所言，于老相公所论，确也中庸，合乎一时的大体。就算我没说。既是如此，就命书办拟出奖辞，发酒百坛、牛十头，打发平卢藩镇的奏事官回镇，也就是了。”

于琮、郑畋及一众朝廷大臣，虽是维系国家大局，不能纠正朝纲，却也失之以偏。有诗为叹：

明知大败丧军马，又把牛酒慰镇阉。

朝政先失公平理，谁拿信义报皇家？

宋威接了制书奖辞，验了犒军的牛酒，心里大喜，对孙哲说道：“此君之功也，当以重赏。”此后把都押衙孙哲看得越发高了。

岂知，宋威正在置酒犒军，黄巢和尚让联手破了兖州，尚君长和楚彦威攻破了沂州，毕师铎攻破了汶上八县。王仙芝随即弃了濮州，把行营移驻到兖州。

尚让煞是厉害，打破兖州之后，独率两千精兵，马不停蹄，连下薛邑、滕县、丰县、沛县，与毕师铎连成一片，把义军的兵锋直逼徐州。徐泗观察使夏侯瞳大是惊慌，他一面急牒宋威，求其驰援徐州；一面发使，入京奏报贼情。

尚君长袭破沂州后，楚彦威急发探子，入海州、徐州，打探虚实。不数日，探子回报：“海州城不甚高，城内的官军不足两千。”尚君长听了，叫楚彦威移书王仙芝，催促行营入驻沂州，好让他抽出身来，前去攻打海州。楚彦威把书信封好，打发下书人藏了书信，跨上快马，连夜往兖州奔去。

不想，下书人行到平邑^①，被平卢军截获。官军将其痛打一顿，搜出他身上的书信。

孙哲看了搜出来的书信，喜出望外，急忙献计给宋威：“贼寨尚君长催取贼酋王仙芝，务要把草贼的行营移驻到沂州，他想腾出手，好来攻打咱的海州。这贼寨好算计！使相正好乘此机会，将计就计，设伏兵在费县东南的山岭之间，等贼酋王仙芝引兵入山之后，使相一鼓发伏，把草贼聚而歼之。擒灭巨寇，只此一役！此乃不世之功，大人不要失了机会！”

宋威闻言大喜，随即叫来都知兵马使范青：“将军统兵八千，引八员上将，携十六都头，去费县东南的黄石岭一带，伏兵击贼。老夫和都押衙亲临沙场，静观将军用兵！”范青接了令箭，自去预备兵马。

宋威传罢军令，命左右叫来尚义军的下书人，对下书人说道：“尔等从贼，理当斩首！我怜你家中有父母高堂等候、妻子翘盼，我不杀你！你若悔过自新，把书信投送给王仙芝，我一定重重地赏你！”

^① 平邑：县名，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西北部、沂河上游。

宋威说罢，叫书判取过一通空头官诰，指着官诰对下书人说道：“这可是七品游击将军的官诰，等你送信回来，本帅就把这一顶官实授给你，外加白银三百两，保你富贵！”

这个尚义军的下书人啊：

敦敦厚道人，笃笃明白仙。言语多结纳，行迹见朴憨。

略喜财与币，最盼品和官。眼见富贵晃，立抛尚义天。

这个尚义军的下书人，原是饥民百姓，有啥见识？知道啥利害？听说自己能封将军，又是七品官诰，还有白银，自然是欢喜无限，有啥不肯？他急忙跪下，叩首不迭，颤巍巍地结巴着说道：“但、但得、得、大帅有赏，小人情愿效、效啊、劳！”

宋威叫人把下书人引下去，好生款待一番，然后打发他去兖州下书去了。

王仙芝在兖州府的大堂上，接了沂州下书人送来的书信。他把楚彦威的书信仔细看罢，已知尚君长之意，就对黄巢说道：“全德兄要取海州，催兄弟移军到沂州。我已经数月不面全德兄了，这次有此机缘，正好去与哥哥相聚。我只引兵一万，五天后动身，把行营屯驻到沂州。兄弟以为如何？”

黄巢拱手一礼，从容说道：“哥，不是兄弟多嘴。行营移动，也是大事，不如等师铎、进德回来，大家商量好，再议进止！”

王仙芝微笑道：“师铎和进德兄弟正在攻取良山县，战事方急，不必叫兄弟们往返奔波了！兖州有你坐镇，最是妥当不过。好在咱兄弟相距不远，此去又不涉及战阵，不能叫咱大哥久等！”

黄巢皱眉，说道：“二哥执意要去沂州，兄弟必须引兵护送！”王仙芝大笑道：“军有万人，就是一支雄兵了。愚兄是去走路，又不是赴沙场拼斗，将士徒多无益。我有杨景彪、李重霸、童少君一班上将，又有葛从周、韦振东、韦振西一班勇将，管保一路上万无一失。且这兖州也是军事要冲，西临唐廷诸镇，北有宋威虎视，乃是军家的必争之城。你这里的兵势不能太单薄。兄弟，多保重吧！”

次日，王仙芝、黄巢在兖州府大堂升帐聚将，诸将齐参。王仙芝点出杨景彪、李重霸、童少君、刘强、苗松五员上将，又唤上葛从周、韦振东、韦振西、葛从善等十员勇将，令其收拾兵马，克日进兵，把行营移到沂州。众将拱手从命。

黄巢告诫诸将：“众家兄弟切须在意！此去沂州，虽非沙场搏战，却也是数百里行军。沿途多有山冈沟林，兄弟们务必十分在意，不敢叫少有闪失。”李重霸拱手说道：“黄大将军放心！有俺一班上将行兵保驾，敢保大都统一路上万无一失！”黄巢连连拱手，笑说道：“好！好！有了三哥这句话，兄弟也就放心多了。”

诸将躬身告退，各人自去提调本部兵马。

三日后，尚义军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天下诸豪都统王仙芝点起兵马，以李重霸为前部先锋，令葛从周断后，叫杨景彪保驾，引领一万人马，车仗千辆，浩浩荡荡，往沂州进发。

黄巢大将军送出城外，给王仙芝捧酒：“望二哥一路平安！”王仙芝接酒，一饮而

尽，然后向黄巢还了一礼，翻身跨上名驹掣电骠^①，又在马上拱手一礼，说道：“贤弟保重！抚御子弟，亲善百姓，善守城池，后会有期！”王仙芝言罢，轻抖丝缰，引了尚义将士往沂州大路行去。

尚义军的人马行军数日，倒也平安。

这一天，兵过曲阜。王仙芝忆及当年浪游时，曾和尚君长到此哭拜孔庙，就对杨景彪、童少君说道：“那时候，有个庙祝看相，说我不久该行武运，劝我切莫气馁。我当时不信。今天，果然被那庙祝言中了。”

说罢，王仙芝心里有感，就率领众将来到曲阜的孔庙里，礼拜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圣容。拜罢，舍出五百两银子，嘱咐庙祝：“重修孔圣金身，立碑为记。”

王仙芝率领诸将，辞别孔庙，引兵上路。行了半天，见路入山地，就叫人去前面告诫李重霸：“山高有虎，水深多怪。行军时务必仔细，谨防暗算！”李重霸见地势险恶，着实让人心惊，便急忙放出探卒，叫探清前面的路数，然后进兵。

如此行军两天，走的都是荒山野岭、崎岖山路，路两边不见一人。李重霸催动人马，放心前行。

这一天，尚义军过了费县^②，再往前走，山势稍见平缓，虽有高坡大岭，却没有荒山峭壁。兵马行处，距沂州不足四十里路。李重霸把悬吊之心尽情放下，骑在马上，和小军攀谈而行。到了午时，将士们照旧埋锅造饭。午饭已过，诸军上路。出了费东陈家湾，再往前去，路现崎岖。又行数里，路入岭下。

李重霸抬头四望，见两道大岭，横峙东西，一线泥路，夹在当中。他心里犯疑，叫左右：“吩咐斥候密探，岭前岭后都要望上一望，定要打探仔细，才能走路！”左右闻令，立即传下话去。

不多时，路探来报：“四野太平！”李重霸闻报，放心走路。又行了半个时辰，前头的兵马车仗还没有走出谷地。李重霸有些焦躁。

正在这时，童少君从后面飞马跑来，口中大叫道：“李将军，且把兵马扎住，不能贸然前行！等把左右叩实，才能行军！”童少君话音没落，猛听得“轰！轰！轰！”三声大炮，震得山摇地动，虎狼乱奔！

童少君大叫道：“有伏兵！有伏兵！快把人马退回去！快退呀！”尚义军骤闻炮声，就知道中了埋伏。一刹那，将士们乱作一团。

只眨眼的工夫，就看见两边的黄石岭上，现出无数官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官军人人张弓、个个放箭，“嗖、嗖、嗖”，“啾、啾、啾”，箭如秋叶飞蝗，朝着尚义军劈头盖脑地泼泻下来。转眼工夫，尚义军的将士中箭倒地一片，伤亡无数。到了这时候：

① 掣电骠：骏马名，也叫骠骠，一种日行万里的赤色金喙马。

② 费县：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西北部。

休说马上将，莫论步下兵。武艺精熟若猛虎，眼慢手拙落下风。闲常偷恨练功苦，临阵方知手艺空。中箭着刀吃亏汉，都是吹牛酒肉兵。

王仙芝听见炮声，叫道：“不好，岭上有伏兵！”急命杨景彪、韦振东兄弟：“西向退兵。”王仙芝的话音刚落，就见后军将军葛从周引了千余人马，护卫着家眷车仗，拍马往前跑来。

葛从周见了王仙芝，大声叫道：“回禀大将军，西面山口的退路，都叫官军的滚木炮石封堵死了，退不回去了！”王仙芝听了，心中惊骇，无奈何，只得率领众将及左右的护军往东杀去。

李重霸见童少君跑来止住兵马，正要命人再探虚实，却听见岭上响起炮声。他情知中了埋伏，急把长刀一招，左右数十骑军弯弓搭箭，随着他往东闯来。

李重霸回头叫道：“杀出山口，就有活路！”话音刚落，两边的岭上，箭似飞蝗一般，飞泻下来。尚义军的先锋被射伤、射死几百，就连李重霸身边的骑军，也被射倒了六匹战马。

李重霸舞刀拨打着箭杆，拍马往东闯来。行得没有二里地，见前面的山口已被柴草堵塞，火光熊熊、浓烟冲天！李重霸大惊，急回马时，正好撞上王仙芝率领众将，来闯东边的路口。李重霸大叫：“东边的路口，草木大火已经堵死了！”

王仙芝听了，朝东望去，果见狼烟彻地，火苗蹿出数十丈。他不觉仰天长叹：“不料我王仙芝，却死在这里！”童少君听了，大声叫道：“大将军不要胡说，不要堕了咱尚义军的志气！我见南岭的东头，官军的弓箭稀少，等我引了兄弟们突上岭去，夺一条路，保大将军平安突围！”

童少君一句话，马上提醒了葛从周。葛从周挥刀大叫：“有种的！长刀手、刀牌手，随我来！”葛从周、葛从善兄弟俩所统领的两千刀牌手，见葛从周招呼，一个个举牌提刀、哇哇乱叫，随着葛从周、葛从善朝南岭上杀去。

王仙芝跳下坐骑掣电骠，把马缰递给马童，抓过大刀和盾牌，高声叫道：“突上岭去的，赏千金！官上将！”

王仙芝正在叫喊传令，猛见南山岭上有几片红衣闪动。王仙芝急问道：“山上是谁？”葛从周凝目望去，见是大将军王仙芝的夫人尚巧云！

不知何时，尚巧云引了贴身侍女，借着草木遮蔽，提了两把单刀，当先闯上了南山岭！有诗为证：

烽烟骤起炮声高，剑影刀光显丽娇。
不像长空云彩带，真如大地牡丹苞。
几堆骨血黄沙畔，一片尸骸蔓草跷。
无意阵前来制胜，都因爱婿困山腰。

原来，尚义军打破郾城，尚巧云和王仙芝团圆后，就把本村有身力、有功夫的女孩选出八人，每天教她们站马步、打沙袋、习气功、练刀箭；及尚义军入驻濮州，她又把无家可归的贫家女儿收留下十几个人，每天携带这群女娃跑马习射、晨习晚练。这些侍女，虽然没学成上乘的武功，十个八个壮汉却也不是对手。

今天，尚巧云坐在车上，随在后军。正行间，猛听炮声响起，前面将士大乱，她就知道中了埋伏。她急忙叫弃去车马，戴上铜盔，披上两层软甲，提了两把单刀，站在路边。尚巧云十分机灵，抬头朝四下一看，已知军阵虚实。她果断命令侍女：“快把车上的盾牌拿过来，随我翻上南岭，都有活路！”侍女们手巧足快，脚点手夺，只转眼间，就人人手里各持一面盾牌了。

尚巧云将身一纵，嗖的一声，拨开荆棘野草和灌木丛，往南岭上攀来。二十多个侍女，人人提刀、个个举牌，紧随在夫人身后，直往岭上闯来。

南岭上的官军只有二百人。他们原是在东边的路口搬运柴草的，堵死路口后，就点起了大火，退到南岭上，预备伏击尚义军，想拣个便宜。

葛从周见王夫人携侍女闯上南岭，唯恐夫人有失，吃罪不起。况且，自己也正要闯开一条路，保众将突围，就不顾死活地带了兄弟葛从善和贴身护军六十人，举刀提牌，朝南岭上闯来。攀到大岭半腰时，葛从周朝上一望，见王夫人已经和官军交手了！北岭和西边的官军，也正在往这边跑来。

只见尚巧云的两口刀上下翻飞、左右挥舞，鲜血伴红衣飞洒，哭号并恨骂入云。纵是官军善战，却是无人可挡尚巧云。恶战中，尚巧云的二十六名侍女，已有二女中箭倒地。

葛从周大吼一声，跃步上前，正遇上官军的一个都头上来督战。那葛从周就如弄风的猛虎、激怒的雄狮，一口大刀上下翻飞、左右横扫，转眼间连劈十几个官军。他闯到王夫人身边，回身喝令护军：“快用盾牌护住夫人！”

尚义军要挣活命，下边的人马都跟着葛从周闯上岭来，果然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及他们听见葛从周吆喝，就有五六面盾牌，护在尚巧云身边。尚巧云见状，一脚把小军踢翻：“不去杀贼，护我干啥？”尚巧云话音没落，早已跃身上前，和官军杀作一团！

童少君、杨景彪、李重霸见王夫人、葛从周、葛从善引兵闯上南岭，三员上将把手一招，左右将士护卫了王仙芝，各举刀牌，往南岭上闯来。

童少君、李重霸突在最前，他俩部下的刀牌手和溃散的将士，见主将已经攀上南岭，都漫山遍野地呐喊着往南岭闯来。杨景彪、韦振东、韦振西、刘强、苗松各引着本部残兵，气喘吁吁地往南岭上攀登。

却说宋威驻马在北岭上，一旁有都押衙孙哲和十八骑贴身护军侍卫。他见官军伏击得手，心中大喜，高声叫道：“有擒捉王仙芝、黄巢、尚让者，赏千金，封万户侯！”

官军的都知兵马使范青头戴兜鍪，身披银铠甲，腰悬利剑，手执令旗，催动着战鼓，喝令众将用力攻杀尚义军。官军的弓箭雨射一阵后，尚义军死伤无数、行伍大乱。

范青急把令旗摇动，官军的鼓声转骤。北岭上的官军就如排山倒海一般，齐声呐喊着杀下大岭，往南压来。

刘强上将率领着一千名长垣子弟兵，殿后阻敌，边战边往南岭上攀来。他回头看去，见官军从后边杀了上来，箭如飞蝗，雨射尚义军，就忙叫子弟兵们：“开弓放箭，拦住这一股官军，保咱前军破围。”

这一支长垣子弟兵耐苦耐战，他们听见将令，各自返身朝官军开弓放箭。怎奈官军兵多箭密，长垣子弟兵中箭带伤者不计其数。

刘强见势大怒，他右手执大刀，左手提佩剑，飞身跃入官军的阵中，左砍右劈，所向披靡，斩杀官军无数，官军不敢再往前走。

刘强正在奋力杀敌，正好被下边官军的一个都头看见。那都头认定刘强是个将官，便弯弓搭箭，认准刘强的门面，嗖的一箭射出。刘强正在挥刀鏖战，却不防有冷箭飞来。那支狼牙箭噗的一声，贯脑而入！“哎呀！”刘强大叫一声，倒地而亡。

可怜！长垣英雄，起身贩盐，聚义举旗，为诸将之先。未得一日安枕，自己婚事没圆，今天死于冷箭之下。正是：

将军不知亡何地，人人瞪眼望将军。

有诗为证：

旧家子弟一伶仃，河岸船舱落魄时。
私贩捎来三只手，黑盐敢带六张弓。
家开聚义长垣路，名列将军率领兵。
寡寿寡福寡罗汉，留史留传留英声。

刘强身边的六名贴身护军见刘强战死，放声大哭。

韦振东正朝岭上攀登，听到哭声，循声望去，见刘强上将中箭身亡，急忙跑过来：“快把上将的尸首抬走！”随即叫了几个小军，抬起刘强的尸体，往岭上奔去。

韦振东率领着自己的济州兵，又收拢了刘强的长垣子弟兵，两家合兵阻挡官军。

韦振东弯弓，箭无虚发，毙敌无数，直把身边的三十支狼牙箭用尽。他又朝小军伸手要箭，一时眼慢，却被官军一阵乱箭射来，“啊呀”一声，跌倒在山腰上。护军将士看时，韦振东身中七箭，已经咽气身亡。

韦振东乃是济州的豪杰，和亲兄弟韦振西聚众在梁山泊，拥有二百多条舟船，专一地打富济贫、抗拒官军，实为一方的好汉领袖。到后来，投奔长垣尚义军时，他部下的将士最多、人马最勇。关东数战，韦振东所部战功最多。不料想，今天亡于官军的乱箭之下。有词为证：

世道时逢天地颠，弟兄糊口水泊间。舟船开箭收皇贡，纤手弯弓劫帝冠。
侠义路，彩云般，英雄开创正当欢。可怜名字才传世，便叫魂飘沂蒙山。

这时，韦振西已经率部奔上南岭。忽听身后的小军大声叫喊：“韦二爷！韦二爷！韦大爷中箭了！”韦振西闻声，急忙转身跑了下来，到了半山腰，见哥哥横尸在蒿草间，不禁心中大恸，放声大哭。

小军中有个济州的同乡，见状朝韦振西大吼道：“二哥！这是什么地方？乱箭横飞，还敢大哭呀？不要命了么？”老同乡喝叫罢，手拿挡箭牌，护着韦振东的尸身，抢上前来要背尸。将士们看见，马上围过来几个，加上韦振东的贴身护军，把韦振东抬了，举着挡箭牌，急急往南岭上攀去。

南岭上的官军不到三千人。他们见尚义军人人拼命、个个眼红，如蜂一般涌上岭来，暗暗心惊。尚巧云、葛从周、葛从善引兵杀了上来，官军渐现败象。

你道为何？原来，官军的将士多为吃粮而来，他们心中拿定一个主意：胜打败逃。得胜时，人人奋勇，要来争功请赏；及至短兵格斗，人人存个怕死保命的念头。因而，大多数官军都是见好就收，向不拼命。他们见尚义军杀红了眼，都在作困兽之斗，谁来泼命硬拼？四都头先退，一群官军随着往西退去。

官军前军一动，冲动后军，上千名官军立现乱象。这时，尚义军残部都已攀上南岭，大多将士都占据了地利。还有小股的尚义军，正在被官军围杀。

尚巧云、葛从周、葛从善率领两千刀牌手，浴血拼杀，生生把南岭东部的官军逼退到岭西头。后面的李重霸、童少君二位上将，个个带伤，还在率军拼杀。

王仙芝被一群护军将士所拥，翻岭而过，引了数百鄆城子弟兵，仓皇南逃。

王仙芝正往南退，轰的一声炮响，从南岭西头的山半腰里涌出一股官军，朝王仙芝的鄆城子弟兵拦腰杀来，乱嘈嘈地大叫：“别叫走了王仙芝！”“贼寨肯定在这里！”“先拦住头！拦住头呀！”

王仙芝回头看看自己的部下，身边只有三四百鄆城子弟兵相随，却没有一员大将领兵护驾。那个监护中军的苗松上将，不知道杀到哪里去了。鄆城子弟兵见官军杀来，闹嚷嚷地猬作一团。王仙芝心里越觉惊慌。他正在惶急，忽听一声大喝：“要命的，都随我来！不要慌乱！”叫声刚落，从兵卒中间跳出一位壮士。他提刀举牌，挡在前面，收拢了鄆城子弟兵，上前挡住杀来的官军。

王仙芝定睛看时，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姓名，遂高声叫道：“那前边领军的壮士何名？也好称呼！”那个大汉舞着滴血的钢刀，边战边回答：“我是鄆城的乔伟！”

王仙芝忽然想起，这个人是前年攻打鄆城时，在大牢中率众推倒敌楼的领头壮士。当时他被军民交口称赞，功劳簿上记的有功，王仙芝曾亲赏他宝刀一口。

眼看着乔伟一把刀挡住了大敌，王仙芝心里大喜，当即就口宣官诰，大声叫道：“有劳乔上將了！请上將率领众家兄弟，用心阻挡一阵，咱们后边的兵马快到了！上將的功德必不忘记！”乔伟舞刀砍杀不停，应声叫道：“东家放心！眼前的官军，不是我乔

伟的对手，你不必害怕！”

乔伟引着鄆城子弟兵，挡在官军的面前，一口钢刀如云似雾、上下翻飞，只见血雨横飞，不见刀踪人影。王仙芝细看乔伟的本事，竟在葛从周之上，暗叹：可见兵卒之间，多藏英雄好汉哩。

南岭两边的岭半腰里，两军拼杀正苦。原来，范青率领北岭上的数千铁甲军突下北岭，南来合围王仙芝。官军到了南岭的半腰上，被杨景彪、韦振西、苗松三员上将引兵挡住。官军气势甚旺，三上将几番苦战，官军就是不退，尚义军难以脱身。

且说费县东南的黄石岭上，有个山寺，名叫青林禅院。寺院里有十七八个僧人，一向很少下岭。他们功课之外，就以寺田耕作为生。就中有个少年僧人，名叫来印。这一尊佛子，着实厉害！有诗为证：

金禅皈拜佛家地，童子修身无量山。
朝撞晨钟蹲马步，夜敲暮鼓练飞天。
木鱼愿里游冥府，棍棒间歇探洞仙。
慧眼清光前后镜，真佛荡魔驻人间。

来印和他的师兄弟们在一起，爱好枪棒，苦身习武，内外兼修，却也修得一身铁砂功。他点脚飞檐、招手走壁，如行平路一般；身上有千斤的气力，善使一条混铁棍，铁棍舞开，水泼不进。

这一天，来印和尚正在寺外练功，忽见有官军的大队人马摸上岭来，不知是何用意。他把身子一蹿，上了大树，隐在树叶丛里，慢慢拨开树叶，伸头细看官军的动向。只见大群的官军，坐在两道岭上不走，有的埋锅，有的造饭，有的放马，有的指指划划，好似沿岭布阵一般。他不明白官军何以在这里布阵，心里纳闷。

少年人都有个爱看稀罕的心思。他在岭上，整年不见个人，今天成千上万的人马就在对面来来往往，也确实是个稀罕。他就定下心来，抱着树、巴着眼往前边看。

看了一阵，他突然心血来潮，也是该王仙芝大难不死。来印忽地自语道：“这官军和沂州的尚义军不是仇敌么？我何不去沂州说上几句话，引来尚大将，叫他和官军杀上一阵，也叫我看一场真刀实砍的大比拼哩？嗯，甚美！甚美！”来印想到这里，心花怒放，喜欢得险些从树上栽下来。

他又看了看官军的大群肥马：“对！就把这群骏马做个说辞。尚大将不是正在买马么？要是他们来了，真的擒捉住几匹好马，说不定哪，还要重重地赏我哩！”想罢，便呲溜一声溜下树来，竟往沂州发足狂奔。正是：

贵人大难身不死，魑魅临头有救星。

不到一个时辰，来印和尚来到沂州。

他见街口有卖冰糖炖梨汤的，要来一碗，咧开大嘴，呲溜一声吃净，扔下一分碎

银，抹了一下口，自语道：“嗯，有滋味！比俺寺院的汤好吃多了！”来印说着，也不敢多看街上的红颜绿鬓，迈开大步，径来衙门击鼓，要见尚大将军。

适逢楚彦威坐堂理事。他听说是个少年和尚来报事，叫传上堂来，问道：“你这少年僧人，不居寺院戒修，来我沂州大堂有何要事？”

来印和尚不慌不忙，连说带比，把岭上的官军排阵、埋锅造饭、高头大马，从头细说了一遍。临末，他用手比画着说道：“有好些膘肥高头大马，煞是喜人！要是去些人，夺他几匹好马，也是利物！”

来印和尚说者无心，这副军师听了大惊！楚彦威心里暗想道：“官军在黄石岭上布阵，他有啥事？这一带又没有尚义军……不过，王大将军要来沂州，必须经过费县东边的山路，莫非，这官军是在等候俺王大将军……”想到这里，他把桌案一拍：“哎呀！不好！王大将军必入圈套！”楚彦威激灵灵一身冷汗，也来不及回禀尚君长大将军，急叫人擂鼓聚将，吓得来印和尚摸不着头脑。

众将听见衙门里鼓声急骤，知道尚大将军要升帐了，大家齐来参见。及到了堂下，朝上望去，不见尚大将军，却见楚副军师急惶惶地满头大汗，端坐在几案后边。

楚彦威往下看时，只见柴存、方特、同龙三上将，引了同虎、张宗奭、李罕芝、柳彦璋、柳彦衡、王璠、秦彦、刘汉宏、刘汉容、刘汉宥、黄揆、黄钦、黄秉十六员将军，拱立在阶下。

楚彦威看看众将，说道：“适才，费东来了个佛子，报说官军上万，伏兵在费东的黄石岭上。以时算来，咱家王大都统该行到那个地方，咱尚义军必中官军的埋伏！事属紧急，先发四支兵马，前去迎接王大都统。遇有战阵，顺便拔刀相助。不知哪位将军情愿引兵前去迎接王大将军？”众将闻言，都向柴存看去——他是上将之首。

柴存拱手说道：“既是西边将有战事，待柴某引兵前去，遇有沙场，助上一阵，就便迎接都统哥哥！”柴存的结义兄弟方特，向以柴存的马首是瞻。今见柴存要出兵，他高声应道：“我也跟着俺哥去迎接大都统哥哥！”张宗奭和李罕芝系换帖兄弟，二人互望一眼，张宗奭说道：“我与罕芝哥哥保定柴上将，去黄石岭走上一遭！”

楚彦威见出班两员上将、两员勇将，都是军中的栋梁，心里大喜，急把令箭发出，叫柴存：“给你六千兵马，由你统领三将，直捣黄石岭，救兵如救火，上将不要耽搁！”柴存得令，回营披挂，点齐方特、张宗奭、李罕芝，各率本部兵马，如风一般，出了沂州城，往西进发。

来印和尚回明楚彦威，借来一匹战马，随了柴存，在前面引着大军往黄石岭奔来。

路上，柴存对张宗奭说道：“要是官军夹道设伏，你我只能在南北岭的左右，掩击官军之背，溃其一部，官军必走。走而击之，无不胜之理！”张宗奭说道：“上将所谋甚善。小弟愿当前锋！”张宗奭说罢，率领自己的一支人马，急急往西奔来。

再说黄石岭上，两军苦战正急。眼看日已偏西，官军还无退意。王仙芝虽是溃围，

官军却是紧追不舍，大有斩尽杀绝之意。尚义军苦战了半天，将士伤亡大半、元气大伤。众将带伤中箭者，横躺竖卧，任由官军宰割。

尚巧云、葛从周、葛从善引兵抵挡着东北方向的官军。虽然部下将士伤亡过半，尚巧云、葛从周、葛从善却牢牢地占据着东岭上的高阜。官军猬集在岭半腰里号叫，不得地利，不敢往前闯。

西南岭下，王仙芝身边的郾城子弟兵渐渐散落，面前还在挥刀拼杀的将士，不足三百人。乔伟挥刀率众，血战官军，边战边退。

恰在这时，李重霸、童少君、杨景彪、苗松为残兵所拥，朝南退了下来。身后的官军，大刀阔斧，直逼尚义军的四支残兵。

王仙芝见李重霸、童少君带伤，急命四支人马合兵一处，命乔伟在前面开路，命杨景彪、苗松断后，自己率领尚义军，往南边的岭下溃退。

王仙芝正在往后败退，忽听山岙里轰的一声炮响，拥出一杆官军的大旗。众将抬头看时，见官军的金穗飘带旗上，大书一个“范”字。

童少君大惊：“呀！这官军贼猾！那个红牙咬人的范青，才在北岭督阵，怎么这般神速，就到了这里？莫非葛从周拼光打尽了么？”李重霸以刀拄地，大呼道：“祖奶奶！到此地步，舍死一拼！别无去路！拼了！拼了吧！”

正在紧急时，尚巧云、葛从周、葛从善引着刀牌营的生力军，将及两千将士，退下岭来搜寻王仙芝。王仙芝见了葛从周，急问：“人马还有多少呀？”葛从周回禀道：“将及一千八！”王仙芝点了点头，命葛从周：“还要阻住东北方的官军。西北、西南方的官军自有景彪、苗松、乔伟抵挡！”

这时，官军从西北方压了下来，只听漫山遍野地同声大呼：“生擒王仙芝！”“生擒王仙芝呀！”“莫叫走了黄巢！”“尚让年轻肉嫩，捉住他先包饺子呀！”

尚义军诸将听了，人人心慌，个个意乱。

义军将士正在危急，忽听大岭东头“轰！轰！轰！”数声炮响，漫山遍野杀来了尚义军。从东南方上来的尚义军，都打张宗奭、李罕芝的旗号。那尚义军同声大呼：“不要走了宋威老狗呀！”“别叫走了宋威呀！”“活捉范青呀！不要死的！”“有捉住宋威者，赏千金，官上将呀！”

王仙芝先见了官军的“范”字大旗，心里一凉，自语着：“这一番料是走不脱了！”他心里正在凄惶，又听见东南方的岭上炮声连响，越发心惊：“哎呀！我王仙芝，今天是死定了！”王仙芝手挥宝刀，欲寻自尽，及抬头往东南再看时，认得正是自己部下张宗奭的旗号！

王仙芝道是做梦，自语道：“宗奭兄弟远在沂州，如何会来这里救驾？”再仔细辨认时，确实不错，分明是张宗奭的大旗！左手下却是李罕芝的旗号。

王仙芝心里猛一喜，挥舞宝刀大呼道：“兄弟们，沂州大军到了！别叫走了官军呀！”

他从腰里摸出尚义军的都统令旗——金字红底、“王”字绣中——上下挥动，振奋三军。

尚义军的众将闻声东望，果然是张宗奭、李罕芝的两支人马杀到了。又见王都统的令旗在岭下飘荡，尚义军发一声喊，如潮水一般往官军扑来。正是：

沙场本是万花团，胜负转眼颠倒颠。

张宗奭引了二百骑军，拍马下岭。他在马上大叫道：“王都统现在哪里？谁看见大将军了？”他催马跑到一个受伤的尚义军身边，用刀背拍着他的背甲，高声问道：“可曾看见王大将军？”伤兵指着说道：“岭下直南，和官军拼杀正急的就是大将军！”张宗奭听说，引了骑军驰下岭来。放眼一望，果然不错，正是王大将军率领着诸将和官军挥刀血战。

张宗奭拍马闯进核心，大声叫道：“王都统，兄弟们都上来了！”王仙芝虽然听见，却不敢回头。张宗奭又叫道：“王都统不要惊慌，张宗奭救驾来了！”王仙芝就地一滚，滚出十数步，把身子跳起来，看着张宗奭，热泪满面：“张将军！宗奭兄弟！来得好！来得好呀！”张宗奭翻身下马，扶着王仙芝上了自己的战马，吩咐身后的几十骑护军骁骑：“护送王大将军，快回沂州去！”

王仙芝拱手问道：“张将军临阵，岂可无马？”张宗奭回禀道：“柴上将在岭下，引着方特两支兵已经杀上岭了。前面自有方特将军护驾，大将军大可宽心！看末将夺来官军的骏马，方见手段！”张宗奭说罢，大刀一招，引着部下往官军的阵中扑去。

王仙芝跨马行没二里，就和柴存、方特相遇。柴存、方特下马迎住王仙芝。柴存说道：“都统，恕小弟兵马来迟，叫哥受惊！”王仙芝见了柴存，忍不住声泪俱下：“兄弟，几乎不与兄弟相见！”柴存宽慰道：“哥哥不要伤心，胜败为兵家常事，哥且先回沂州去，等兄弟杀退官军，救出众将，然后整饬兵马，为哥哥报今日之仇！”

柴存回身，叫来黄骠都头：“引三百军马，护送大都统速回沂州去！”黄将军应命，把刀一招，引了本部的甲骑，拥了王仙芝，直往沂州大道驰去。

恰好，岭上有两个会做打油诗的樵夫，看了这场大战，一时有感，两人手抡板斧，一敲一打，一吟一对，凑成一首对口打油诗：

前日你伏濮州东，今天我隐费山陉。

你所俺军八百数，俺斩恁兵三千零。

引来洪水吞千命，埋下烟火绝路程。

万弓临头先射马，千刃追魂断硬弓。

远轰马上将，近劈盾牌丁。

樛木滚处声声惨，炮石飞处凄凄声。

虎落平原不如犬，龙失深海输与蛟。

利刀劈开半只臂，钢枪戳透血窟窿。

自古战阵无好死，不必夸口说输赢。